

「生命中的事實並不因為它是真的就重要；生命中任何有意義的事都是重要的。」

「如果歷史值得存在；那麼一個能把藏匿於生命深處的感情揭發出來的傳記作家，因為顯示了最真實的過去；他所寫的傳記必定會留存下去。」

——歌德「真實和杜撰」

「打劫」

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

陽明先生全集卷之十一 文淵閣

[illegible]

自序

人誰無父母，而人誰不當父母，父母與子女之間該當如何相處？這是人類自有文明以來的老問題。在今天的社會，家長非男人的專利，女人也來與男人平分家長之權。在父代母職、母兼父業流行的今天，父母該如何齊一步調來教育子女，這又是當代人類拜進步文明之所賜的新問題。

關於父母如何與子女相處，以及如何教育子弟，傳統中國自有其一套老辦法，今日西方是有其一套新方式。但是，如今的中國是個不中不西的社會，際此土辦法與洋方式都不太適應的情況之下，亦即何去何從尚不明確的情形下，個人以為，與其盲從地生吞活剝現代西洋方式的皮毛，不如重新「提煉」傳統中國親子教育方

法的精神（而非形式），並取以作爲，奠定爾後創出適合國情新模式的基礎。

基於以上的認識，來撰寫本書，意義就非常重大了。 出版公司能看上「顏

氏家訓」，確實有其過人之處。

由於原書說教味道很濃，而且是一位父親直截了當告誡子弟的話，對於習於却厭於聽訓、以及不是顏家子弟的讀者，恐怕會望而生畏，甚或不忍「猝」讀的。因此改寫起來勢必大費周章了。改寫的目標，務期能，第一、易懂，第二、有趣。於是決定將原書顏之推一人「獨白」形式，改爲如今顏家家庭對話的小說體裁。

原書每章均有章旨，在我設計之下，每章出場人物的人選，以最能符合章旨爲準。絕大部分顏之推是出場的，但也有不露面的時候，即使如此，也要讓讀者感到他幕後影響力之強烈。

原書共二十章，在此我只選十二章來改寫。這裡面我塑造出一位人物，其實本有其人，但史書語焉不詳（本書附錄載有他僅有的一點資料，供讀者參考。）此人不是別人，即是顏之推的孫子，顏相時。唯其史載不詳，才看準了這一點，而賦予了小說需要的性格，以助達成本書改寫目標。

有道是：「歷史除了人名之外，全是假的；小說除了人名之外，都是真的。」

我是將顏之推一生和「顏氏家訓」融合起來，寫就本書的，書中構想的情節，盡可能符合當時所可能發生的情理中事。

讀過柏拉圖「理想國」後，非常遺憾中國缺乏這種論辯過程細密的書，原想將本書論辯地方稍事設計精細一點，但又耽心讀者不勝負荷，只得作罷，遂出以如今一般讀者能力範圍之內的情況。這對於喜研思想史的我，有著「棄我所長」的惋惜之感。

在改寫過程中，我一直高懸以下三書：吉川英治：「水戶黃門」、司馬遼太郎：「花神」、尤金·奧尼爾 (Eugene O'Neill)：「漫漫長夜路迢迢」，作為追求的最高境界。但是，寫完後，自己掩卷太息：並未做到！只有更加佩服上述三位作者的才情與慧識了。尤其是日本當今歷史小說巨擘——司馬遼太郎，我更是佩服得五體投地。他是讀了「史記」之後，於佩服司馬遷之餘，改姓司馬的。我佩服他，等於佩服司馬遷，還是中國月亮圓！

本書第九、十兩章得契友張正昌兄捉刀，使讀者可以讀到全書精華。我只將譯成白話的資料和顏之推生平考證、解析所得給張兄，並告以各章寫就的大致輪廓，以及當時時代各種背景和人物造型，不想他不僅把我研究所得的資料加以充分利用

不說，而且每一則資料的串連上都煞費了巧思，更屬難能可貴，這還不算，他對於顏之推描繪之細膩，尤勝於我，實在令我欣喜若狂。

最後，關於古代官名方面，在比較可以對換成今名的，我便直接使用今名，如第一章所見的；但絕大部分古官名是很難作到此一地步的，我只好仍原封不動它，而於其下加個按語，稍作解釋，仍無法盡其全貌的。這種前後的不一致，還請讀者諒解。

以上乃是就撰寫本書的緣由、過程、目的、以及方式，向讀者略作交代。好了，就此打住，以免耽誤讀者閱讀本書的寶貴時間。

顏之推——文化的理想主義者

一、顏之推的生平

在世界史上，傳統中國一向是家族主義的重鎮。而一般書香門第對子弟或子孫所作的保家的訓誡，口頭的不計，形諸文字的可也是多到不勝其讀，在如此多的文字家訓中，「顏氏家訓」不但被許為成書開山之作，而且在品質上有着壓軸之作的無比崇高地位。

這本書的作者顏之推，誕生於距今一千四百五十年前的長江中游的江陵（今湖北江陵）城，該城自從第三世紀中國陷於長期南北分裂以來，一直是南方政權的軍

事中心，爲僅次於首都——建業（即今江蘇南京）——的第二大城。

對於顏家人而言，江陵仍是客居的異鄉，他們的故鄉是在瑯琊郡臨沂縣（今山東臨沂）。他們爲何遷居南方呢？這就與當時整個漢民族命運縮連上了。

西元第四世紀二十年代，中國歷史舞台發生急遽的鉅變。北方游牧民族瓦解了漢人的西晉政權，中國北方精華的中原地區從此淪於胡人之手，幾達三世紀之久。大規模的漢人千家萬戶逃難人潮，從北方各地擁向南方。不久，繼承西晉的東晉政權流亡到南方，便在人心惶惶聲中逐漸茁長，吸引了更多的北方流人。帶有流亡性質的東晉政權，其基礎建立在北方上層流人和南方土著大姓的合作上。顏家就是那麼許多由北方逃到南方的上層流人家族中的一個。

顏家到了顏之推，已在江南流寓了九代。而南方漢人政權，已由東晉三易其主，歷經劉宋、蕭齊、蕭梁。如今是梁國的開國主——梁武帝——在位期間。

顏之推從初生到他九歲，一直在江陵城度過他的幼年和童年。他七歲啓蒙，九歲喪父，遂改由他大哥負責扶養和教育。

他九歲那年，舉家搬到南方政治中心兼文化中心的建業城，接觸到儒、佛、玄三學以及藝術（包括文學、書法、繪畫）。在此，他住了八年之久。

十七歲那年，他又回到江陵城。翌年，發生了驚天動地的侯景之亂，首都建業隨卽淪陷，梁武帝亦死於是難。

十九歲時，他以軍功起家，開始服務公職，就在湘東蕭繹麾下，擔任侍從秘書之類的工作。二十歲，他輔佐湘東王世子蕭方諸，外出抵禦東方侯景的叛軍。第二年，蕭方諸兵團爲侯景叛軍所敗，顏之推本人被囚送建業，沿途幾爲人所殺。在這短短幾年，顏之推有過下級事務官吏的幕僚行政經驗。

到了建業，其妻生下長子，取名思魯，意在思念老家。一年多後，來自西方的勤王軍擊潰侯景叛亂集團，顏之推才結束了他惶惑不堪的俘虜生涯。

當時梁朝將相大臣以首都建業新遭戰火、飽受摧殘，一致公決，遷都江陵。宗室蕭繹被擁立爲皇帝，是爲梁元帝。顏之推恰好與他有過淵源，這下好運當頭了。梁元帝愛書如狂，大量收集圖書秘本，藉以彌補建業焚書之失。之推爲他校書兩年，得以盡讀中國典籍。

之推於江陵政府中，時官散騎常侍，兼中書舍人，乃是皇帝侍從顧問；兼皇帝與宰相之間的決策聯絡官，屬中級幹部，爲最高政務見習官，地位雖不高，却可預聞機密，故亦有決策經驗。這時，之推才二十三、四歲，可謂少年得志。

至此，之推學識與官運均蒸蒸日上不說，辦事能力亦磨礪得相當老練。正當前途似錦之時，不料却慘遭亡國之禍，從此，他的人生高潮不再，迎面而來的幾全是數不盡的顛沛流離。

之推二十四歲那年，北方西魏政府遣軍來攻打江陵。江陵於圍城後第二十一天淪陷，梁元帝悲憤至極，盡焚圖籍，隨即蹈火自盡。之推裝着一囊袋的圖書知識與盈胸的亡國之痛，與許多高級官員被解往西魏首都的長安。途中，之推之妻產下次子慙楚，乃深寄痛悼立國楚地的江陵政府破滅之意。

之推二十五、六歲許，這位長年生長於荆楚與吳越的南方佬，首次來到北方渭濱的長安城——原是中國民族的故都，現在又是北方新興的政治、文化中心。於此，他又獲一子，取名遊秦，以紀念曾經去過長安之意。

之推二十六歲那年，舉家覓隙東逃，搭船假道黃河，經砥柱時，有詩云：

俠客重艱辛，夜出小平津。

馬色迷關吏，鷄鳴起戍人。

露鮮華劍彩，月照寶刀新。

問我將何去，北海就孫賓。

一副豪勇之氣，直沖斗牛之間。

不久，之推全家逃抵黃河北漳水畔的鄴城——齊國首都，又是另一個北方新興政治、文化中心。之推本擬假道齊國，回返江南故國，無如梁朝甫爲陳朝所篡，遂滯留齊國。齊國文宣帝授以「奉朝請」之官，此時活動恐以學術生涯重於仕宦生涯，之推學問乃得大進。

之推從三十一至四十二歲，外調近鄴城的趙州（今河北趙縣），擔任功曹參軍（爲地方首長的人事參謀）。猜想宦居生活必定很清閒，得以從事各種學術和藝術活動。

之推從四十二至四十六歲，又回到鄴城。這是因爲之推的才華與學識得到北齊朝廷士林領袖的重視，才得以調回中央，擔任重要職務。

之推先是擔任待詔文林館、繼遷知館事，文林館爲北齊皇帝藝術、學術活動的大本營。他同時也兼任宰相幕僚（即司徒錄事參軍）。最後調升通直散騎常侍，兼代理中書舍人——回到他二十年前的職務，再遷黃門侍郎，等於躋身決策階層邊

緣，遭遇一場險些殞命的政爭風潮。

是後北方齊周兩國不斷戰爭，北齊朝廷忙於調兵遣將。此時之推的活動不詳。之推四十七歲那年，勸皇帝避難南方陳國，再徐圖復國，爲胡人官僚集團所反對，遂與大夥兒陪皇帝出奔今天山東。沒多久，齊國軍事大慘敗，而導致亡國。

四十八歲那年，顏之推生平第三度以俘虜身分，被解往長安。途中感極而悲，遂寫下傳頌千古的自傳體詩文：「觀我生賦」。到了長安，北周政府授以一清閒的官職，可能得到長兄之儀（按：梁亡後，之儀全家被俘往關中。遂服務於北周政府。）的照顧。離散了二十四年的兄弟如今重行聚首，算是離亂歲月中不幸的大幸。

五十一歲那年，他又看到北周爲隋所篡。隋文帝授與修文殿學士之官，爲一學術機關研究人員，也是皇帝學術顧問之官。他曾及身看到隋文帝於西元六世紀末平定南方的陳國，而統一起中國來。他活到六十好幾歲，確實年齡史籍不載。

綜觀顏之推一生，除了三十一至四十二歲這十年之間外，其餘絕大多數時間均生活於當時最大的幾個政治、文化中心的大城，諸如建業、江陵、長安、鄴城四城，以故，他的一生離不開政治和學術這兩方面的活動。

他的學問面之廣，早在青少年時期築下雄厚基礎，到了青年時代，由於幸遇校定中央圖書之機會，學問更是突飛猛進。而從二十六至三十一歲這段人類可塑性最大、創作力最強的關鍵時刻裏，他又得空從容唸書，這下等於如虎添翼。尤有進者，當時政治的分裂製造成學術、文化的隔閡，各政權地區的學者均囿於一曲之見，獨之推一人遭遇離奇，有機會接觸各地不同學風，這使得他的學問於廣博之餘，更與時人大異其趣。

他的政治生涯由於迭遭黑暗時代的政治風暴，使他於保家護身的大前提之下，並不積極從事政治活動。以他如下少年得志的政治經歷：青少年與青年時期各有過某種程度事務官和政務見習官的經驗，本可在政治上大展鴻圖的，可惜却頓遭亡國之禍。從此寄身於異國忍辱偷生，一方面執着於族類有別的客卿身分，一方面陷身政治黑暗時代不願作無謂犧牲，遂深以不可膺任政務官為戒，得免大禍，並以此作為家傳寶訓。

由於他在完成自我的條件上極為優越，因此他非常看不起當時豪門巨室戶位素餐、壟斷政治利益，而無補於國計民生。他不僅絲毫不汲汲於追求高高在上的政治社會身分（地位），並且以此一追求活動為可恥！他是孔子「富貴於我如浮雲」的

最佳踐履者。

最後，附帶一提的是，顏之推的個性本是豪放不羈的，由於前述種種的遭遇的打擊，超越他個人負荷的最大極限，使他作一百八十度改變，變成收斂、謹慎的個性。

二、顏之推的思想

1. 思想基調：文化的理想主義

若就政治角度以觀顏之推的思想，似乎是毫無政治抱負與理想成分。我們甚至可以直截了當地說，乃是現實主義，而與儒家所標榜的理想主義判然兩途。顏之推所表現出一副對攸關傳統儒家價值至鉅的參政信念的漠視——或者說是捨棄吧——的確極易震駭乍看之下第一眼印象的人，迄今研究顏之推卓然成家的丁愛博（Albert E. Dien）也不例外。實則仔細追究，則又發現他有着對儒家政治理想的堅持，無殊於前人的另一面。難道說，他是一位雙面人？

抑有進者，若就文化史的眼光視之，他對文化存亡絕續所懷抱的殷憂，又足以推翻上述非理想的一面，而綽綽有餘。難道他有意改變傳統理想型態？

顏之推在思想基調上，實在很令人大惑不解，是理想主義抑現實主義，恐怕非得要煞費周章解說不可了。要釐清這個問題，當是研究顏之推思想的重大關鍵所在。

顏之推曾追述他的歷代祖先，確定全是偏在儒家事業：

顏氏之先，本乎鄒魯，或分入齊。世以儒雅爲業，偏在書記。①

他看到許多士大夫遭逢亂世，便改行業兵，這一點他極爲反對，慎重交代子孫千萬別放棄儒家之天職，他說：

頃世亂離，衣冠之士，雖無身手，或聚徒衆，違棄素業，僥倖戰功。吾既羸薄，仰惟前代，故實心於此，子孫誌之！②

足見他是以儒家爲業的。以儒家爲業會不會改變儒家傳統價值的內涵呢？這當然不可不仔細探究。

首先我們要確立什麼是儒家傳統的價值所在。我想這是極易引起爭議的問題，這樣好了，合乎孔孟行爲準則的大概與儒家傳統價值所在，不致差距太遠吧。如此說似乎太籠統，我們乾脆具體點地說吧。第一，懷抱類似宗教情操（儒家謂之爲「道」）去參與政治；第二，當面對生命與真理的抉擇關頭，毫不猶豫以身殉道。此

兩者屬於中心價值。

以下我們便以此標準來逐一檢視顏之推這方面的言論。

顏之推曾說：

……君子處世，貴能克己復禮，濟時益物。治家者，欲一家之慶；治國者，欲一國之良。③

以上是明白講到參與政治的原則性的話語，他還講到參與政治的具體話語呢：

士君子之處世，貴能有益於物耳，不徒高談虛論，左琴右書，以費人君祿位也。國之用材，大較不過六事：一則朝廷之臣，取其鑒達治體，經綸博雅；二則文史之臣，取其著述憲章，不忘前古；三則軍旅之臣，取其斷決有謀，強幹習事；四則藩屏之臣，取其明練風俗，清白愛民；五則使命之臣，取其識變從宜，不辱君命；六則興造之臣，取其程功節費，開略有術。此則皆勤學守行者所能辦也。④

他把參與政治的官吏，分成六大模範類型。

他還指出能以書面或口頭指正國君過錯的官吏，才是值得嘉許的官吏，他先在歷史上找出這種源頭：